

迷 宫

〔美〕詹姆斯·班福德 著

PUZZLE
PALACE

战 士 出 版 社

迷

宫

——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

〔美〕詹姆斯·班福德 著

山 鹰 译

战 士 出 版 社

迷 宫

——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

〔美〕詹姆斯·班福德 著

山 鹰 译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 $\frac{3}{4}$ 印张 353,000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5185·30 定价: 1.50元

出版说明

美国国家安全局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迷宫》一书，首次向人们揭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它向读者揭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极端秘密的电子侦察、密码破译和通信保密机构。该局目前拥有五万人，还有陆、海、空三军从事电子侦察的四万五千人给予支援。它的电子窃听网由侦察卫星、接收天线、监听台站和电子计算机组成，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国际电传、电报和电话都难以逃脱它的窃听。从美国情报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来衡量，美国国家安全局使人人皆知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相形见绌，是实际上的美国情报系统的支柱。

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班福德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律师，他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除查阅了大量资料和档案外，还访问了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前任官员，其中包括前局长马歇尔·卡特中将。班福德在这本书中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电子装备、台站分布、情报来源、工作程序和活动方式。此外，还动人心弦地插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窃听的情况，其中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外交密码被破译；一九五八年苏联击落美国侦察机和一九六七年苏联“联盟1号”宇宙飞船失事时的无线电通信被窃听；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期间美国间谍船“自由号”被以色列击毁和一九六八年美国间谍船“普韦布

洛号”被朝鲜俘获等。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的情报工作和国家全局的情况，我们特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对于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战士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诞 生	(1)
第二章	序 幕	(6)
第三章	解 剖	(71)
第四章	渗 透	(153)
第五章	平 台	(200)
第六章	目 标	(305)
第七章	裂 缝	(363)
第八章	伙 伴	(400)
第九章	竞 争	(438)
第十章	深 渊	(474)
附 录		(496)
一、	国家安全局专业和职称.....	(496)
二、	历任局长名单	(497)
三、	历任副局长名单	(498)

第一章 诞生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零时一分，联邦政府设立了一个新局。该局的诞生与众不同，它是悄悄地来到世上的，报刊消息、国会辩论、新闻发布乃至小道传闻一概全无，在《政府组织手册》、《联邦职官录》和《国会记录》中找不到它的一点踪影，它的局长、众多的大楼和上万名雇员也销声匿迹、避人耳目。

十一天前，即十月二十四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致国务卿迪安·G·艾奇逊和国防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的备忘录。它长达七页，密级为“绝密”，并盖有本身就很保密的暗号印章^①。总统在备忘录中下令成立一个名叫国家安全的机构。于是，这份备忘录就成了美国最新、最秘密的机构的“出生证”。该局的确十分秘密，以致只准政府里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其存在。连该局的成立日期也很可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而精心选定的。那一天恰好是一九五二年选举总统的日子，即使走漏了风声，也肯定会湮没在当天的大选新闻之中。

三十年后的今天，杜鲁门先生的备忘录仍是华盛顿最严

① 使用的暗号有UMBRA……等等，用以表示涉及通信情报机密的程度、情报内容的类别和搜集手段等情况。文件加盖暗号印章后，其保密程度就高于原密级。暗号本身也很保密，一旦泄露，立即更改。——译注

加保护的机密之一。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这七页文字仍是“美国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切通信情报活动的依据”。一九七六年，曾因一件诉讼案而需要查阅这份备忘录，国家安全局极力抗争，反对泄露一字一句，并且获得了成功。它声称：“这份备忘录仍是国家安全局的根本大法和其他许多保密文件的基础，这些文件支配着通信情报活动的实施和国家安全局的职能与行动。”连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想要一份副本，也不得不采用发出传票的办法。

该局诞生三十年后，几乎仍象刚从总统腹中出世时一样神秘莫测。它的名称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其他情况几乎全都讳莫如深。

新闻记者丹尼尔·肖尔在《澄清真相》一书中把国家安全局称之为“最令人莫测高深的秘密之一”。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维克托·马凯蒂认为国家安全局是“情报界最秘密的成员”。前《纽约时报》编辑兼记者、普利策奖^①获得者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写道：“听说过它的名字的人，在一万个美国人中还不到一个人。”连莫斯科的《文学报》也曾指出：“据观察，只要稍一提及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活动，‘情报界’的那些人……的的确确马上就人人噤若寒蝉、目瞪口呆。”

由于保密至上，因而在美国情报界核心集团之外，很少有人看出权势和地位已从中央情报局逐渐转到国家安全局手中。例如，国会听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下述报告竟然大吃一惊，该委员会报告说：“用预算的多寡来衡量，〔情报界〕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个职务，加上他兼任的

① 普利策奖是美国在文学、音乐、新闻界内颁发的一种年奖。——译注

中央安全局^①局长一职，使他掌管着国家情报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

据维克托·马凯蒂和约翰·D·马克斯在《中央情报局和情报崇拜》一书中报道，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对于自己在情报界并不享有真正的权威深感沮丧，他说：“任何一位中央情报主任^②，如果以为自己对于美国情报经费的分配或者情报界的建设可有重大影响，那是不切实际的。”据马凯蒂和马克斯称，赫尔姆斯曾对手下的人说：作为中央情报主任，他理应掌管美国百分之百的情报活动，但是实际上只控制着情报界不到百分之十五的经费，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五大部分归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掌管。

理查德·赫尔姆斯尽管作了这种悲观的估计，但是依然高估了自己的实际权势。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称：“一九七六财政年度，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主任只控制着国家级和战术级情报活动经费总和的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的经费不在他的财务权限之内，而直接由国防部用在情报活动上。”接着，该委员会又在伤口上抹了一把盐，它说：“实际上，在如何分配这些经费的问题上，中央情报主任的影响力只跟一个关心此事的批评家差不多。”

那么，美国情报界的实权落到谁手里去了呢？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称，用预算的多寡和所管部门的大小来衡量，

① 中央安全局由陆、海、空三军信号情报部门组成，主要负责通信与电子情报的搜集工作，不设局机关，局机关业务由国家安全局兼理。——译注

② 中央情报主任（DCI）是美国情报界的总协调人，不可与他兼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Director of the CIA）混淆。——译注

“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国家安全局局长”。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被卡特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不久，就发现了中央情报主任的地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他到兰利^①就任后，很快就建议设置一位对懒懒散散、各行其是的情报界享有绝对权力的“情报沙皇”，从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一建议触发了他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布朗反对任何人夺走他认为主要与国防有关的那些部门。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总统下达了第一二〇三六号行政命令，改组情报界，并对搜集情报的手段规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解决了这场争执。该项命令拒绝了特纳的建议，将对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国防情报部门的总控制权仍然留给国防部长，但也确实增大了中央情报主任对整个情报界任务和预算的控制权。

然而，尽管特纳在情报界的地位加强了，由于技术侦察的不断发展和人员侦察的相应衰落，中央情报局作为主要的情报搜集机构的地位依然每况愈下。一九七三年，尼克松总统选中了詹姆斯·R·施莱辛格去替换赫尔姆斯。施莱辛格是一位性格倔强、关心组织体制的当家人。他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时，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拿着板斧。在五个月的短暂任期内，他从花名册上砍掉了两千多名雇员。一九七七年三月，特纳将军接任后，又操起施莱辛格的血斧，砍掉八百二十名雇员，差点儿激起了——用该局一位前官员的话说——“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哗变”。说实在的，特纳还算手下留情，因为根据他从福特政府那里继承过来的一项建议，本来

① 兰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译注

要裁减一千二百人至一千四百人。到一九七八年，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实力已从越南战争时期的八千人，减为不足四千人。

虽然国家安全局也经历过裁减(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后进行过裁减)，但到一九七八年，它仍然控制着六万八千二百零三人，比情报界其他部门雇员的总和还多。

然而，尽管国家安全局规模庞大、权势显赫，却从未制定任何法律去禁止它从事某项活动，而只有不准泄露该局任何情况的法律。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说道：“没有哪项法令授权建立国家安全局，也没有哪项法令为它规定法定职责范围。”而中央情报局则是由国会根据一项公法——一九四七年国家安全法——建立的，这项公法不仅对该局的活动施加了一些限制，而且规定了该局的法定职权。

国家安全局除了不受法律约束外，还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技术窃听能力。这种能力曾导致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沃尔特·F·蒙代尔认为：国家安全局“可能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情报来源”。

不过，正是这种为美国提供最丰富情报的能力，构成了美国最大的潜在危险之一。参议员丘奇指出：“这种能力随时可以转用于对付美国人民，从而没有哪一个美国人能够藏得住一点隐私。这是一种监听一切——不管是电话还是电报——的能力。人们将无处可藏。”美国已经秘密地发展了其威力相当于氢弹的窃听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将它用于何处。

这是一条艰难而又危险的道路。说来未必有人相信，这条道路竟然是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阳光和煦、色彩绚丽的日子里，发端于印第安纳州南部小城沃辛顿的。

第二章 序 幕

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三日出生在沃辛顿。在那里，伊尔河静静地流入了颇为浩荡的白河。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天地从未越出过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那些小城。这些小城取名都非常精当，闻名知义，例如煤炭城、粘土城、自由城等等。他是铁路报务员之子，过往列车雷鸣般的隆隆声不仅使他想起父亲是铁路员工，而且还引起他的遐想，神游迷人的远方城市和陌生的土地。

在中学里，他是十足的幸运儿，也可以说是神童。他性格开朗，聪明过人，谈吐诙谐，深得众望。因此，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担任了班长、校刊编辑和橄榄球队队长。不过，他成为全城最大的扑克迷之一，那倒有点儿出人意外。

亚德利在二十三岁那年——一九一二年，决定搭上开往华盛顿市广阔天地的列车。这次远行终于使他名垂青史，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密码学家、美国密码破译组织之父以及加拿大和旧中国密码破译机构的创始人之一。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他在战前平静的日子里抵达了华盛顿市联邦车站。那时，美国即将成为世界强国，并且由此而对通信联络发生了微妙的兴趣。十一月十六日，这位来自沃辛顿的年轻人在国务院找到了工作，担任机要员兼报务员，年薪九百美元。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他听来，桌上电键嘀嘀嗒嗒的敲击声就是创造历史的声音。

源源不断地送到他桌上的国务院电报至少都是历史素材。不过，在成为历史素材之前，它们仍是机密，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于是，亚德利担起心来了。因为，他知道，其他国家雇用了一些破译员去解开外国密码电报之谜。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这样干呢？他后来写道：“当我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知道我已经有了答案……并把它作为终生追求的目的。我将为编密术贡献我的一生。”

于是，他前往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少得可怜的几份材料（大多是用外文写的），从此开始自学这门神秘的艺术。他练习译解国务院的电报，同时开始搜集华盛顿某些外国大使馆外交密电的副本。他是从什么地方以及用什么手段搞到这些机密电文的？这大概将永远是一个谜。在他后来的记述中，他只是间接地提到了“通过过去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这大概是指电报公司里的同伙。

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的一个寂静的夜晚，纽约电报局与白宫之间的电报线路开始工作。一般说来，国务院的机要员们对此不会多加注意，因为这种电报是直接发给白宫的，而且使用的又是他们不熟悉的密码，只要通过密码室里的设备发出去就行了。可是，亚德利却在这份五百字的密码电报开始拍发时把它抄了下来。这是刚跟德皇会谈过的总统副官兼私人代表豪斯上校拍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报。如果要弄一份难译的密码电报来考验一下他的才能的话，那么，这份由总统的高级副官发给总统的私人电报肯定最合适不过了。

亚德利惊异地发现，他竟能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译解了这份电报。他过去对美国密码所怀的敬意顷刻化为乌有。他知道，豪斯上校的电报是由途经英格兰的海底电缆传过来的，而且皇家海军密码局总是无一例外地截收这些电报。亚

德利断定：“豪斯上校想必成了同盟国最好的情报员。”

接着，这位年轻的“胡泽尔”^①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暗中撰写一篇论文，论述美国编密术可悲的现状，并指出这些密码极易破译。当战争阴影出现在天边的时候，亚德利把这篇题为《译解美国外交密码》的分析文章呈给上司戴维·萨蒙。萨蒙在看这篇文章时一言不发。他首先想到的是英国有一个破译外交电报的庞大机构。于是，他问亚德利是否相信英国密码专家能够破译美国的密码。亚德利答道：“我一向认为，某个人能办到的事情，别人也能办到。”后来，这句话成了密码学上的箴言。

一个月之后，萨蒙把一些用全新的密码编写的电报交给这位机要员，满以为他破译不了。几个星期以后，亚德利把译解出来的电报放到萨蒙的办公桌上。这样一来，萨蒙的乐观态度顿时不见了，不得不承认“无码不可破”。

此时，美国已经加入大战。亚德利认为，在国务院里充其量只能象蜗牛爬行似地晋升，没有前途，如果转到陆军部去，“很快就会统治美国”。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戴上了少尉的金色杠杠^②，掌管了军事情报处第八科(简称MI-8)。该科在处内负责制订所有的密本和密表。

随着战争的发展，亚德利在科内增设了几个股。鉴于德国人很可能正在阅读大量的极其机密的美国电报，亚德利首先增设了编密股。该股成立后马上就开始设计新的密码制。接着，他建立了通信股，保障同驻在外国的大约四十名武官

① “胡泽尔”是印第安纳州人的绰号，意为“乡巴佬”。

——译注

② 美军少尉军衔的标志是一道金杠。——译注

及情报军官之间的快速保密通信。后来又设立了速记股。该股可以弄清外国最难解的速记法。在建立密写药水股时，亚德利得到了美国头一个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西奥多·W·理查兹的帮助。最后，亚德利组建了密本密表破译股。后来，该股一共译解了外国政府拍发的一万零七百三十五份电报。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签订了停战协定。那时，亚德利正在巴黎，试图加强同法国“黑屋子”^①的合作。于是，华盛顿指示他掌管配属给出席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密码组。这一小批密码学家在克里荣旅馆的两间屋子里将代表团的电报译成密码，并且译解其他同盟国的电报。截获的许多电报都与会议期间十分活跃的特务和间谍阴谋活动有关。在会议期间，各国都尽力互相摸底。

会议结束后，亚德利乘船返回美国，前途未卜。由于美国已进入平时时期，因而他一度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亚德利向一位友人吐露：“情况十分不明，因此我已经写信打听……能否在美国电码公司谋到一份差使。”他担心自己窥探外国密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亚德利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返抵美国。那时，已有不少人在探讨能否保留窃听外国通信内容的能力。军事情报处处长马尔巴勒·丘吉尔将军已向陆军参谋长建议“整个保留”MI-8。在华盛顿，于亚德利出国期间主管MI-8的约翰·曼利上尉也曾建议设立“一个庞大的永久性机构”，但他又表示渴望回到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因此提议仍由亚德利担任八科科长。

① “黑屋子”是破译机构的绰号。——译注

亚德利十分高兴地奉命撰写一份报告，为保留MI-8并把它改为和平时期的机构申述理由。五月十六日，丘吉尔将军将这份报告呈送陆军参谋长。报告要求建立一个机构，由十名年薪各为三千美元的密本与密表专家、十五名年薪各为二千美元的密本与密表专家和二十五名年薪各为一千二百美元的办事员组成。该机构的首脑将获得六千美元的优厚年薪。总预算(包括房租、取暖、用电和参考书的费用)定为十万美元，其中四万美元由国务院支付、六万美元由陆军部支付。陆军部的这笔开支将记入不受审计长检查的“秘密备忘录”内——这大概开创了美国搞秘密情报预算的先例。

报告还提出这个机构由文职人员组成，并且援引了英国“从整个大英帝国搜罗最优秀的密本和密表人才”的政策，因为密码工作所需的那种人才在陆军中是很难找到的。

报告送上去第二天，就得到了代理国务卿弗兰克·L·波尔克的批准。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陆军参谋长佩顿·C·马奇将军签名的墨迹未干，美国的“黑屋子”就诞生了。

为了保密，同时也由于国务院认为依照法律这笔预算不能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使用，亚德利把他的机构设在纽约市。他起初曾考虑使用东三十六街十七号的一栋房子，但是最后选定了东三十八街三号一座富丽堂皇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的。

这个机构始终十分注意保密。每位新雇员一到，很快就会收到一份备忘录，上面列有许多保密规定，并且介绍了“黑屋子”的掩护身份：“不得对别人说出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但也不要显得神秘万分，可以说自己受雇于陆军部翻译部门。”除了掩护身份之外，“黑屋子”还有一个为了保密而使用的通信地址——纽约中央大火车站第三五四号信箱，一切

通信往来均使用这个地址。

为了进一步掩盖真实工作性质(同时也是为了捞点外快),亚德利在大楼的第一层开办了一家企业,叫做“电码编制公司”。如果有人闯进了大门,他就会看到这显然是一家合法公司。这家公司确实编制了一种商用电码——“通用商业电码”,并且通过出售这种电码牟利。

亚德利的这个小小的事业象火箭一样起飞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午夜,这枚“火箭”到达了其轨道的“远地点”。五个月之前,亚德利曾向丘吉尔将军保证在一年内破译日本密码,搞不成就辞职。现在,他在睡梦中突然找到了答案。“我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亚德利后来写道。“我醒着吗?我是不是疯了?有了答案?啊,经过几个月的折磨之后,终于找到答案了!”一小时之后,他成功地验证了自己的理论,把译解日本密码的密钥锁进了保险柜,招呼妻子起床穿衣,一起出去庆祝一番。这次破译定会成为“黑屋子”最最重大的成就和亚德利个人最辉煌的胜利,虽然他确实得到过卓越助手弗雷德里克·利夫西的一些帮助。

时机再好不过了。一九二〇年夏,列强正准备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举行的跟今天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差不多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签订美、英、法、意、日五强公约,规定主要舰只总吨位的限额。这项公约将根据各国现有的海军实力,为舰只的总吨位规定一些比例,并且要求维持这些比例。

会议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华盛顿泛美大厦开幕。三天前,美国代表查尔斯·埃万斯·休斯国务卿曾经透露,在比例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美国同英国均等,同日本